

中 華 文 庫

小 學 教 師 用 書 第 一 集

小 學 教 師 的 語 文 知 識

蔣 伯 潛 編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小學教師的語文知識

目錄

緒言 語言文字與語文教學·····	一
第一講 文字底音讀·····	一
一 注音符號底來歷·····	五
二 聲符之學理的分析·····	一一
三 韻符之學理的分析·····	二六
四 從四聲說到破音·····	三一
五 反切·····	三五
第二講 文字底書寫·····	四〇
一 錯字底校正·····	四一
二 別字底分析·····	四六
三 簡筆字底商榷·····	五四

四 字形變遷底大概.....五六

第三講 文字底解釋.....六四

一 解釋底方法.....六五

二 轉注假借與引申.....七一

三 複詞底組織.....七六

四 類似義與詞類活用.....八四

第四講 文字底使用.....九〇

一 立意與布局.....九一

二 詞底選擇與使用.....九六

三 句底單複.....一〇〇

四 語氣.....一〇五

五 標點符號.....一〇八

小學教師的語文知識

緒言 「語言」「文字」與語文教學

有語言，有文字，是人類所以高出其他動物的重要特徵，是人類文化所以能留傳後世，繼長增高的重要原動力。語言與文字，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工具，不能運用，生活上必感受到極大的困難與痛苦。所以語言文字底學習，小之有關於各個人底生活，大之有關於全人類底文化之持續與演進。而學習語言文字，尤須在小學時期，打定它底基礎；故語文科在小學底學科中，應佔最重要的地位。

較高等的動物，都有用以表達情意的叫聲。但牠們底叫聲是極簡單的；牠們只能以簡單的叫聲，表達牠們簡單的情意。鳥獸之中，如鸚鵡、八哥、猩猩，雖也會模仿人們說幾句簡單的話，但畢竟只是簡單的模仿，不能完全自動，不能把牠們說話的技能教牠們底下一代。人類則有靈敏的唇舌，能以各種不同的聲音，組成各種語調聲氣不同的繁複的語言，表達他們繁複的情意；沒有毛的臉部又能作各種表情，直立的身軀、靈活的手，又能作各種姿勢，去幫助口中所說的語言，使對方易於了解。於是人與人之間，只須語言相通，情意便能恰當

而完全地互相傳達；而且這種技能，可以用教育的方法傳授後一代的人，後一代的人也可以模仿學習獲得這種技能；這便是人類遠非其他動物所能及的一端。啞子不會說話，不能用語言表達他們底情意；聾子不會聽話，不能藉語言了解別人底情意；他們只能用臉部底表情，身手底姿勢，勉強地傳達情意，所以不能完全，不能恰當。他們生活所感受到的困苦，何等重大！

語言只是口中所發的聲音。聲是無常，轉瞬便滅，故為空間所限制，不能傳之異地；為時間所限制，不能留之異時。（把語言傳之異地的電話，留之異時的留聲機；是現代纔發明的，且尙未能普遍地使用。）不能傳之異地，則表達情意仍限於當面的雙方，範圍是很狹的；不能留之異時，則無以助記憶，無以貽後人，用途也是很少的。聰明的人們，於是發明了記錄語言的符號，把語言用符號記錄下來，於是我們耳所聞，目所見，身所歷的景、物、人、事，以及心中所獲得的知識，所想到的意思，所感到的情趣，都可變成符號，以之助記憶，以之遺遠人，以之傳後世，而人類歷代所發明創造的文化，乃可以留傳持續，繼長增高，以至有現代的文明。這些記錄語言的符號，便是文字了。王筠說文釋例說：『天下事物之象，人目見之，則心有意；意欲達之，則口有聲；聲不能傳於異地，留於異時，於是乎書

之爲文字。文字者，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。』人類先有語言，後有文字，王筠說得極明白。文字所以代表語言，故也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工具。不識字的人們，不能藉文字以了解他人底情意；他們見了文字，仍和瞎子一般，所以叫做「文盲」；他們底情形，正和不能聽話的聾子一般，所以也可以叫做「文聾」。不會書寫文字，運用文字的人們，不能用文字以表達自己底情意，正和啞子不會說話一般；以「文盲」爲例，儘可以叫他們「文啞」。這些人生活上所感受到的困苦，也和啞子、聾子、瞎子差不多啊！識字不多，書寫文字、運用文字，沒有熟習的人們，也是些半盲、半聾、半啞的可憐人，至少是色盲的、近視的、散光的、重聽的、口吃的呀！語文教學底使命，就是要掃除這些「文盲」、「文聾」、「文啞」，要治愈這些患色盲、近視、散光、重聽、口吃的病人！

語言只是口中所發的聲音。聲音是流動的，極易變化。故因時間不同，而有古音今音、古語今語之異。寫成文字，則歷時雖久，也不會改變了。古書中的文章，大多是記錄古代底語言的。例如書經中殷代底盤庚，周代底大誥之類，本是殷周底白話告示。漢書藝文志曾說：『書者，古之號令，其言不立具，則聽受施行者弗曉。古文讀應爾雅，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』所謂「立具」，就是立刻寫成，不加潤色。因爲要聽受施行者都曉，故其文必「立

具」。所謂「爾雅」，就是近於雅言。（「爾」，通借作「邇」。）它們所記錄的古語，必近於古代底雅言。我們所以覺得「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，」（用韓愈語。）便是不解古今語之故。這正和我們現在讀元代雜劇中語體的「白」，覺得它比元人底文言文還難懂一般。這種寫定文字，流傳至今的古語，是一成不變的。好古，慕古，又是從前的文人底通病。大家摹仿古書文章底格式，便成了文言文，和現代底語言完全兩樣了。這是語言和文字分離的一大原因。

復次，在古代，已有文字而未發明紙筆墨的時期，當紙用的。最早是龜甲獸骨，次之是竹簡木牘，而重要的文字則鐫於金版玉版；當筆墨書寫文字的，是刀刻漆書。到後來，方漸次發明緋帛，筆墨亦隨之發明；最後，方發明造紙。刀刻漆書，法拙而難；甲骨、金玉、竹木、緋帛，又繁重昂貴。故那時候，要寫作文章，是很困難的。春秋戰國，還是竹帛並用的時期。其時，已由部落進而為封建，諸國分立，爭霸爭雄；而貴族專政之局漸以沒落，君臣之間尚無懸隔之勢，諸侯王爭相延攬人才，收為己用，不問其出身如何，故游說之士可以立談而致卿相。而且捭闔縱橫之世，外交辭令亦很重要，所謂「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」，確有此種情形。所以那時代，文字之用少，語言之用多；語言底修飾，並不下於文字。——及

秦始皇并吞六國，我國方成統一的國家。游說和外交，沒有用了。而皇帝底地位特高，臣民對他，只能上書奏獻辭賦，不能面逞談說了。從此之後，文字之用日多，語言之用日少；文字底修飾加工，語言可不必修飾了。皇帝們喜歡搭架子，詔令多摹仿尚書。文人摹古之習，一半也由揣摩皇帝底好尚養成。修飾和摹仿，是文字日趨華麗古奧的原因。加以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，已開隋唐後科舉以文取士之風。文人想弋功名，取金紫，便不得不揣摩風氣，努力於寫作文章。於是文字日益華古，語言日益俚俗。這也是語言和文字分離的一大原因。

語言，在現代，似乎又擡起頭來了；演說、辯論、教授、酬對，都需流暢的口才。只會做文章、不善說話的人，風頭是不會健的。所以演說術、辯論法，講究的人又多起來了。但除演說辯論等事先準備的之外，說話大多是脫口而出的，無暇加以修飾的。做文章，則必構思、起草、潤色而後成篇。孩提之童學語，係於無意中模仿得之，其學習，由於習慣而不由於教授研究，知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。且除少數人外，說話底技巧，多未經過長時期的訓練。文字，則無論在科舉時代，在學校時代，都須有十年以上的訓練。科舉及學校初期，教學文字，也重在摹仿，重在習慣，僅使知其當然而不進求其所以然；但現代教學文字，則除摹仿、習慣外，並須注重研究；文字學、文體論，尤其文法、修辭，都是要研究文章之所

以然的。因此，即使有名的學者文人，平常的談話，也往往重複、省略，不合語法，不能像他們所作的文章一般美妙。所以現代人所作的語體文，實際上也不能和他們底語言完全一致。

語言既是流動的，故不但因時間關係，而有古音今音、古語今語之異，而且因空間不同，而分化爲各地底方言。例如文言文所謂「何物」，北平話叫做「什麼」，天津話變爲「什嗎」；杭州話底「啥」讀作「ㄤY」，是「什嗎」底合音；紹興話底「啥」讀作「ㄤㄛ」，是「什麼」底合音；嘉善話底「ㄚY物事」，（物音末。）蕭山話底「ㄚㄛ東西」，「ㄚY」與「ㄚㄛ」都是「何」底變音；台州話底「ㄤY姆」，富陽話底「ㄤㄛ儿」，「ㄤY」與「ㄤㄛ」也都是由「何」底舌根音「ㄚ」，變成舌根音「ㄤ」。這些是方音底變異分化。又如遊玩，北平話叫做「玩兒」，上海話叫做「白相」，杭州話叫做「耍子兒」；出外散步，北平話叫做「蹣跚」，杭州話叫做「蕩蕩兒」；火柴，北平話叫做「取燈兒」，江浙一帶叫做「洋火」，還有叫做「自來火」、「洋煤頭」的。這些是方音中用詞底不同。杭州市區底方言，也用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、「他們」……，除音調特異外，比較地近於國語。杭縣四鄉底方言，便和隣縣富陽、海寧、餘杭……相近，而與杭州市區不同。我想，所以有

這特殊的情形，是由於南宋時曾在杭州建都之故。方言底融乳，全須各地方人們底接觸頻繁，於無形中同化。古代交通不便，接觸較少，方言自更分歧了。方言如此分歧，則異地之人要彼此傳達情意，必須有一種共同的標準語言；我國現代的國語，便是全國人底標準語。古代也有此類標準語，叫做「雅言」。我國底中原地帶，古代叫做「夏」。「雅言」就是「夏言」。「雅者，正也」。「雅言」就是「標準語」。「夏言」則以所取為標準的地域得名，恰和清末以北京話為「官話」，叫做「京話」一般。論語說：『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。』這是說，孔子平常說話用魯國底方言，誦詩、讀書和贊禮時，則用「雅言」，用那時的標準語。我們平常說話，自以用方言為便利；演說時，便須用標準國語，起碼得用近於國語的普通話；做語體文，則必須用標準國語了。如其各地方底人，各用方言做語體文，則文字底統一也被破壞，彼此將不能以文字傳達情意了。所以現代人所作的語體文，實際也不能和他們底語言完全一致。

小學裏教的「語文」，當然是標準國語和以標準國語寫成的語體文。這在方言接近國語的地方，在兒童常可以聽到國語的通都大邑，比較容易得多。如在方言特異，又不能常聽到國語的僻縣窮鄉，兒童們從來沒有學過國語，則困難很多。在這些地方，教學語體文，實際

上和教學文言文差不了多少；有時，也得用翻譯法，把國語譯成那本地底方言，纔能使兒童們領會。例如在編者富陽鄉村小學教語體文，便須解釋給兒童們聽，「我們」就是「Y劣Y」，「你們」就是「ㄋㄩ」，「他們」就是「一Y」。否則，無法使他們瞭解。所以小學裏教學「語文」，最好是先「語」後「文」，其次須「語」和「文」並教。——教學「語言」，不但須使小學生能說國音，能用國語中的「詞」造句而已，語調也得加以注意；不但須使小學生會國語，能在口頭用國語說話而已，說話時的神情、姿勢、態度，也得加以注意；不但須使小學生能用國語作簡單的談話而已，演說辯論也得加以指導。語言底練習，有裨於文字底學習者很大，尤其是語體文。

現在各級學校裏，同此教學語言文字的學科，名稱不同。科目和教本，小學裏都叫做「國語」，初中裏或叫做「國語」，或叫做「國文」，高中以上一律叫做「國文」。一般人以為小學完全教學語體文，初中兼教學文言文，高中以上須完全教學文言文，所以如此區別。這種語體文言，逐年分配不同的主張，究竟對不對，姑置勿論。我以為，語言只是口中發出來的聲音，文字則是寫在紙上的符號；只要寫在紙上，不問牠是用現代國語寫成的語體文，或是用古代語言寫成的文言文，都是「文字」而非「語言」。所以如就「語言」和「文

字」同時教學一點說，則中小學這一學科底名稱，都可以叫做「語文」；就用文字印在紙上，一點說，則中小學這一學科底教本，都應當叫做「國文」。——語文科底教材，既都用文字編成教本，則這一科底教學，也自以文字爲主了。語言底練習，固是教學文字的基礎，大有裨於教學語體文；反之，語體文底教學，於語言底練習，也有密切的連帶關係。

總之，「語言」與「文字」，本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。二者關係既極密切，則教學時必須雙方兼顧，方可以收相得益彰之效。二者關係雖切，終不是完全一致的，故教學時雖須雙方兼顧，終有不同的地方。小學裏教學「語文」，是教學「語言」和「文字」，不僅是教學「語體文」。語文科教學底目的，是要使兒童對於標準的國語，能完全聽解，能說得很流利；對於用標準國語寫成的語體文，能自由閱讀，完全瞭解，並能做通順，寫得正確清楚。質言之，就是要養成兒童聽話、說話、看書、讀書、寫字、作文底能力。要達到此目的，則於語言文字底聲音、意義，語句底構造，以及情意之系統地表達，文字之正確地書寫，教學時，都須予以注意，加以指導。故本書分做四講：一是文字底音讀，二是文字底書寫，三是文字底解釋，四是文字底使用；把小學教師應有的關於語文教學及進修的知識，如文字學、聲韻學、語法、修辭學、及文章作法……，熔於一爐；根據編者三十餘年在大、中、小學教

學的經驗，取其切於實際者，編寫成書。於小學教師同仁，想不無小補吧！可惜爲篇幅所限，未能暢所欲言；且匆促編寫，手頭又少參考書籍，僅憑記憶所及取材；自知遺漏紕謬，在所難免，希望讀者們能舉一反三，並盼隨時予以指正！

第一講 文字底音讀

王安石曾說：『人聲爲言，述以爲字。』文字爲記錄語言的符號，這道理古人早已懂得。語言，完全以口頭的聲音代表意思；對方也完全以聽覺從聲音去了解它底意思。文字既是記錄語言的符號，則它所代表的音，也即是它所記錄的語言底音；它所代表的意，也即是它所記錄的語言底意。不過不是直接地從口中發出它底音來，而是間接地用書面的符號，記錄它底音，代表它底意；故對方也須間接地以視覺接觸書面的符號，然後能讀出它底音，然後能懂得它底意。拼音文字，文字是直接的單純的記錄聲音的符號，故只要能讀出聲音來，便可以了解意思。我國文字，不是拼音的，而且是單音字。因爲不是拼音的，是由象形文字進化到標意文字的，故字形不僅是記錄語音的符號，兼是記錄語意的符號；因爲是單音字，故同音字極多；有此二因，故不能一讀出它底音，便了解它底意。但是文字畢竟是文字，畢竟是記錄語言的符號，它底音，畢竟就是所記錄的語言底音，和它所記錄的語言底意仍是有些密切關係的。故有時，仍可以就字音推知字義，有時，字義改變，字音也隨之改變。而且從所謂「古文」、「篆文」、「漸變爲「隸書」、「草書」、「楷書」、「行書」，即使原來是

「馱」(ㄉㄨㄞˋ)同以「大」字表聲，同讀「ㄉㄨㄞˋ」母底濁音，而「汰」爲開口呼，「扶」爲齊齒呼，「馱」爲合口呼；如「桃」與「挑」，同以「兆」字表聲，同屬平聲，而「桃」爲洪音，「挑」爲細音。又有用以表聲的字，其音稍變的，如「持」和「待」，同以「寺」字表聲，而「持」字讀如「寺」底今音，「待」字則讀成舌頭音「ㄉㄞˋ」，是從「寺」字底古音的；又如「梅」、「海」、「悔」、「侮」，同以「每」字表聲，「梅」與「每」平仄雖異，聲還相同，「海」則由「口」變成「厂」，「悔」則又變成「厂ㄨㄞˋ」，「侮」則竟變成「万」，都和「每」字底音相差很遠。又有用以表聲的字原不只一音，甲字從此音，乙字從彼音的，如「怠」與「怡」同以「台」字表聲，且同以「心」字表義，因「台」字原有「抬」亦讀「抬」，又由舌頭音轉成舌上音，「治」字所從的「台」，原亦讀「抬」，而其韻又由「一」轉成「ㄜ」。——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故雖形聲字，也不能但讀它底聲的一體底音。不但如此，還有所謂「破音」，同一個字，因用法不同，意義稍變，而音也不同的。如「車夫」「丈夫」之「夫」，和文言文中用於句首表提起，用於句末表商度，用於名詞上表指示的「夫」(音扶)字，有清音濁音之別，前者爲本音，後者爲破音；如「善惡」之

「惡」，與「羞惡」之「惡」，以及作「何」字解、歎詞用的「惡」（音烏）字，有入聲、去聲、平聲之別；前者爲本音，後二者爲破音。最奇怪的，是諸葛亮所喜戴的「綸巾」底「綸」字。「綸」字原是極普通的，一望而知其爲從系，侖聲。人倫之倫、車輪之輪，都從侖聲。「綸」字讀作「倫」，一定對的。可是讀錯了！綸巾之「綸」，和經綸之「綸」，並不同音，它音「ㄍㄨㄣˇ」，與「關」字同音。不信，請查辭海或中華大字典。諸葛亮是有名的人物，「羽扇綸巾」已成爲諸葛亮底特徵，所以小學歷史教科書或兒童讀物中，也是有的。粗心的教師很易讀錯。我從前在小學教書時，曾因這個字被人訕笑，所以特別提出來做個讀音困難的實例。——我後來從錢玄同師習文字學，知道還有個「緜」字，也音「關」，義也是青絲綫。「珊」、「姍」、「跚」、「刪」等字都從「冊」聲，都屬刪韻，和「關」字同韻，故「緜」字從「冊」聲，可以音關。「綸」從「侖」聲，「侖」從「亼」「冊」二字會意。「綸」字「緜」字形體極相近。故音關之「綸」，本爲「緜」字，形誤作「綸」。這雖或出自臆度，但也可以說，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

即此，可以見讀音之不易，之不可忽。我們小學教師，雖不必有高深的聲韻學底專門知識，但是關於文字音讀底常識，不能不具備。現在把重要的幾種，分別述說如左：——